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五

明 李清 撰

南史四十五

文惠諸子

東昏諸子

明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

子敬建安王子真阮叔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顔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繼衡陽元王後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幼聰敏帝爲贑

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舟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
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何處
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仕宋為邵陵王子元友
時宋道衰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為會稽
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
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高
帝踐祚子良陳之請息其弊
南齊書載子良所陳曰前臺使督逋切調相望於道

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鈹槊微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呵蹴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彊寺卻攝羣曹開亭正榆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辯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為千萬姓駭迫人

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魚漿値今夕酒諸肉飫即
許附申赦格明曰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
闕箠撻肆請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犹蘇轉積鵝
衆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
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臣謂凡諸檢課宜停遣
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勑遂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
別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湊徒相疑憤反更淹懈
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寔為不少魚折姦減竊遠近暫

安

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郡閤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簟而已

南齊書載子良表曰京尹雖居都邑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源抱隰其處甚多舊遏古塘非惟一所而民

貧業廢地利久蕪近遣官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耆辭列門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修治塘遏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遷官事寢

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為丹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

南郡王昭業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爲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令遠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朞而毁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緦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

加都督永明二年為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望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菓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録是時帝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啟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

南齊書曰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告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

務播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褫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漢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鼠夜課功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為盜耳臣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積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

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當加優養自可依源

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

黠鮮不容情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詳而後取於事未

遲明詔深矜獄圄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為峻察

負罪離釁充積牢户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

足感天和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

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為遠矣何得不

愛民緩政湘區奥密蠻冦熾彊如聞南師未能挫戮

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負絶一陲寔惟荒政置之度外不足綏言今懸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臣謂叔獻所請不宜所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詔折租布二分取錢子良又啟曰比天旹極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噂㗳穀價雖和比室飢嗛縹纊雖賤駢門躶質

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
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
剋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
承准令上直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
足以避傜役生育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
而惟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八屬近
縣既在京畿發償徵調民特尤貧連年失稔稍有流
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究

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達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並條其重貲許以賈衒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税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脣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横没貲載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舋最合從綱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但非

先王立理之本

并陳泉鑄歲遠類多剪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捶革相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

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武帝好射雉子良啟諫
南齊書載子良諫曰鑾轝亟動陵犯風烟萬乘至重
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懽忽至重之誡頃郊郛以外科
禁嚴重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噂議棄
民從欲理未可安　册府元龜曰今馳騖外野交侍
踈闊晨出晚返頻遺清道此愚臣所震迫況狡鹵玩
威甫獲款關二漢全富猶加款待如聞使臣頗亦怨
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纘

銜使始登朝殿今既返答宜賜優禮

先是左衞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帝為止久之

超竟被誅永明末帝將復射雉子良復諫

南齊書載子良諫曰忽聞外議伏當射雉伏度陛下

信心明照傾金寶於禪靈得使禽魚養命江澤豈惟

國慶民懽乃以翺翔沉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

軀愛體彼我無異一損福業追悔便難

前後所陳帝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

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為失宰相體勸人為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啟聞頗加譙責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

本史曰子良啟進沙門誦經殿戶前帝為感夢見優
曇鉢花子良按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為花插御床
四角
日夜在內太孫問日入參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
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
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
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懐子良所
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

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下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劍為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器數以衮冕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

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黄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緑綟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黄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硎山悲感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兹地及薨遂葬焉所著内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於邸門逢

表叒問之曰近者王融見殺魏凖破膽道路藉藉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荅曰齊氏微弱數年爪牙柱石之臣都盡令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為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斷故至此道路之談自為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耳聽之
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字景胤汎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竟還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吴郡明

帝慮有同異名諸王侯入宫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並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宫昭冑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為道人崔慧景舉兵昭冑兄弟出投之慧景敗昭冑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為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為

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冑昭冑許事尅用寅為尚書左僕射護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左新亭寅遣人說之

南齊書載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寅等便率兵奉昭冑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

松許諾又張欣泰嘗為雍州亦有部曲昭冑又遣房天寶以謀告之狀泰聞命響應蕭寅左右華永達知其謀

以告御刀朱光尚光尚挾左道惑衆昏因謂東昏曰昨見蔣王云巴陵王在外結黨欲反須官出行仍從萬春門入事不可量東昏日游走聞此說大懼不復出四十餘日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胎冑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𦚾中得其事迹胎冑兄弟與同黨皆遇害

原文作伏誅今改之

梁受禪降封貽胄子同爲監利侯同弟賁字文奐形不
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
山水咫尺内便覺萬里爲遥矜慎不傳自娱而已好著
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繹法曹參軍得
一府歡心及亂王爲檄賁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
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廼曰聖製此句非爲過似
如體目朝廷非關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
又追戮賁尸乃著懷舊傳謗之極言詆毁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建元元年封臨汝郡公武帝即位為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荆州刺史始興王鑑為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瑇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鐙金薄裛箭腳亦使速壞去凡諸服貢自今不啟輙作當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讀學今年轉成長學既勿得敕如風過耳使吾失氣永明十年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為

水軍帝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隆昌元年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為司徒所居室梁柱際血出溜於地旬日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嶷有子表留為嫡武帝即位為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子響勇力絶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怒

拳捶車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為都督荆州刺史直閤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癲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癲帝聞而不悅曰人名蠻何容得蘊藉乃改名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勝昔遠矣帝稱善子響少好武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胆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

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
密啟帝敕精檢寅等懼欲秘之子響聞臺使不見敕乃
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
周彥典籤吳脩之王賢宗魏景淵等俱入琴臺下

南齊書曰子響詰問之寅等無言脩之曰既降敕旨
正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校

併斬之帝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
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群小敕子響若來首

自歸可全其性命諮之等至江律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麤疎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罪何築城見捉邪略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餅三十輿略棄之江流

南齊書曰子響始命所養數十人收集府州器仗令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克明旦與臺軍對陣南岸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萬鈞弩三四張宿江堤上明日

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臺上放弩　愚按南齊書所
言與南史不同當從南史
子響胆力之士王衡天不勝忿乃率黨渡洲攻壘斬畧
而詣之法亮單艇奔逸帝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
之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初
文惠太子素忌子響及順之將發密諭不許生還令為
之所及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
南齊書曰子響部下懼各逃散子響乃白衣出降詔

賜死益蕭子顯著書梁世故為武帝父順之諱也

有司奏絶子響屬籍改姓蛸氏子響家作啟數紙藏妃

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輕舫還闕不得惟願矜憐此

苦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

帝甚怪恨及百日於華林為子響作齋帝自行香對諸

朝士嚬慼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

景陽山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猨

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帝因憶子響歔

欽良久不自勝順之慙懼感病卒於是豫章王嶷上表
曰故庶子蕭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
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張矢倒戈歸罪司戮即理
原心迷而知返釁骨不收辜魂莫斂撫事惟往載傷心
目顧一下天矜使得旋窆餘麓
齊書又曰臣提攜鞠養俯見成人雖輟胤蕃條歸體
璇萼猶執之念不移傳訓之憐何已敢冒宸嚴布此
悲乞

帝不許貶為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初封應城縣公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為慈孫婦為慈婦姑為慈姑宜制朞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隆昌元年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藩王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為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為

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帝目送子敬
良久曰阿五鈍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諸子中最為清恬有
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篤請僧行道
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甖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
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
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甖中稍有根鬚當世稱
其孝感永明五年為南兗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八年撰

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敕付秘閣十一年為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帝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

南齊書載子懋常請仗世祖敕之曰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為根本可嘗憶之汝所啟仗悉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當覓量覓送

啟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嘗書讀在心足為深欣賜以杜預手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為征南大將軍

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陳顯達時屯襄陽入別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而返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大違敕旨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英防閤陸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閤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嘗用

之令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請釁株之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行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盆城子懋先已具舟稽亭渚聞叔業得盆城仍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踴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

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瑶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仗自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獍

南齊書載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與此不同

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惟英皎

僧慧號哭盡哀為喪殯云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性和美有文才娶尚

書令王儉女為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

阿也永明八年為都督荆州刺史隆昌元年為侍中撫

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

子隆年二十一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服之

冀自銷損猶無益也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

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永明七年累遷郢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床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首乞為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十年為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

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嘆之建武元年為撫軍
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諶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
諶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頗有學母樂容華
有寵故武帝留心母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時以竹為
燈纘照夜此纘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
所致主簿劉𩢍及侍讀賀子喬為之賦頌建武元年位
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永明十年年為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執鴆逼之左右莫敢動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

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皇武帝為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事悉委之每至覲接輙留心顧問刺史美惡係典籤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藩君武陵王曄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曄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

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因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屐繖欽器等供其兒昏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廚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撰病典籤吳脩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俱自應反豈唯巴東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

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如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籤帥不聞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諂籤帥參軍范雲答曰諂長史以下皆無益諂籤帥便有倍本之價不諂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害諸王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當不至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建武二年見害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明帝害武帝諸子惟子岳及弟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帝還後宮輙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帝疾甚絶而復蘇於是殺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輙先燒香嗚咽涕泣衆以此輙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以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母荀昭華盛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賜玉鳳凰荀時始為采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乃拜為昭華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群臣奉賓物名好盡直數百金帝為報答亦如之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楊州不欲為王國

改封南康公褚蓁為巴東公以南康為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母謝無寵武帝度為尼明帝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帝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及明帝初其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遇害年七歲

位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愚按寶源以中興二年薨恐非令終疑與寶脩等三人皆為梁武所害者史遺之耳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建武初封建安郡王東昏時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兵新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日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見力去車腳載寶寅向臺城士民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

日己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走寶寅逃七

三日戊服詣草市尉尉馳啟帝帝迎入宮問之寶寅涕

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帝笑

乃復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寶寅鄱陽王中興二年

奔魏

愚按本史載寶寅謀反奔魏不奔則死何云反令削

之若它日負魏而反乃為真反

邵陵王寶脩字智宣明帝第九子建武元年封南平郡

王二年改封中興二年宣德太后令賜死

愚按文惠太子諸子盡為明帝所殺今明帝諸子又皆以宣德太后令誅宣德文惠妃也雖蕭衍所假亦見天道之巧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中興元年和帝以為中書令二年賜死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中興二年賜死與寶寅等四人皆云謀反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為觀大患在來儲已有虧令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況先期夙損愆失已彰而武帝不思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于災非止自致喪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偽之事不經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所陋猶多齊氏諸王並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

啟端拱守禄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擇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弊寶玄親兼一體欣受家殃曾不知執柯所指跗萼相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其髣髴也

補遺

東昏侯二子黃淑儀生太子誦吳淑媛生綵

太子誦東昏長子及即位立為皇太子東昏遇殺誦亦廢為庶人後不知所終

丹陽王綜

南史作豫章王梁封也今改作魏封以從綜志

字世謙其母吳淑媛自云東昏子也梁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入為侍中鎮右將軍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年

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挐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
轉成長心驚不已頻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既不一
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
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太子次第幸保富貴與綜相抱
哭每日夜涕泣又每靖室閉戶藉地被髮席藁輕財好
士分施不穀惟留身上故衣外齋接客分麤服厨庫恒
致罄乏常於内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
行三百里嘗有士人姓王以屯蹟投告綜時大乏唯有

眠牀故皁複帳即解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會如此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懷雅帝不疑及長有才學善屬文帝御諸子以札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藩淑媛恒隨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妃袁氏尚書令昂女淑媛恒節其宿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綜後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制及奔馬摽殺駒犢常陰服微行著烏絲布帽夜出無期度招引道士探求數術性聰敏多通每帝有

敕踈至慨怨恚形色帝性嚴群臣不敢輕言得失凡綜

所行弗之知也於徐州還頻表陳便宜求經畧邊境帝

並優敕荅之徐州所有練樹並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

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怨

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其賄也在西州歲時設

席於别室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

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

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

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每對東宮及諸王辭色不恭遜嘗改歲後問訊臨川王宏出至中閤登宏羊車次遺糞而出居都下所為多如此者普通四年為都督南兗州刺史頗勤於事而不見賓客其辭訟則隔簾理之方幅出行垂帷於輿每云惡人識其面也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寅在魏綜求得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北通問寶寅謂為叔父襄陽人梁話毋死法鸞說綜厚賜之言終可任使綜遺詰餞五

萬及弃畢引在左右法鸞在廣陵往來通魏尤數每舍淮陰苗文寵家言文寵於綜綜引爲國常侍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鎭彭城并攝徐州府事帝曉别玄象知當更有敗軍失將恐綜爲魏所擒手敕綜合拔軍每使居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

梁書曰綜懼南歸無因與寳寅相見

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話苗寵三騎開北門步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

問其名氏不答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手答其拜送洛陽及旦齋內諸閤猶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叫曰豫章王昨來已來我軍中城中既失王所在衆軍乃退不得還者甚衆湘州益陽人任煥常有離馬乘之退走煥足為抄所傷人馬俱斃煥於橋下歇抄復至煥足痛不復得上馬於是向馬住曰騅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煥乃得上馬遂免難綜長史江華大府卿祖暅並

為魏軍所擒帝聞之驚駭

魏書島夷傳曰衍初聞慟哭氣絶甚為慚惋猶云其子為病風所致人咸笑之

綜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陽王梁話苗寵並為光禄大夫綜改名纘字德文追服齊東昏斬衰魏太后及群臣並弔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絶其屬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詔復屬籍封直永新侯久之乃策免淑媛吳淑媛俄遇鴆卒詔復其品秩謚曰敬使直主其喪及

蕭寶寅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渡河橋不得乘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

資治通鑑曰贊懼而出走趣白馬山被執魏知其不與謀釋不問　梁書曰為津吏所執魏人殺之　愚按梁書風聞之說無足辨若如南史言贊果欲奔寶寅何以不與謀見釋當從通鑑

魏孝莊初歷司徒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陳慶之至洛送綜啟求還時吳淑媛尚在

愚按賛既絶梁武呼東昏父爲服斬衰安有求還理且前既云淑媛俄遇鴆卒而今又云尚在一史中自相矛盾則此事烏有可知

敕使以綜小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未幾終於魏

初綜在魏不得志嘗作聽鐘鳴悲落葉以申其志

梁書載其作曰聽鐘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歷亂百愁生去聲懸窈窕來響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苦建章臺聽鐘鳴聽聽非一所懷瑾握瑜空擲去攀

松折桂誰相許昔朋舊愛各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漂漂孤鴈何所栖依依別鵠夜半啼聽鐘鳴聽此何窮極二十有餘年淹留在京域窺明鏡罷容色雲悲海思徒掩抑悲落葉連翩下重疊落且飛縱橫去不歸悲落葉落葉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凡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

當時莫不悲之後梁人盜其柩來奔武帝猶以子禮袝葬陵次

愚近考嵩志載綜與主合葬墓無恙所盜誰柩無乃梁人假之耶梁武又不知以何人之子為子矣

或曰綜為東昏侯寶卷子疑耳子何實其疑乃改梁武子為東昏兒予曰否否綜亦既仇梁武而父東昏定于一矣則從其所仇與所父可也雖然寶卷無嗣可更益以寶卷父負心鸞則無嗣愈可其有後也恨哉夫至以有後為人恨則鸞與寶卷之為臣為猶子又為君可知矣

直字思方位晉陵太守沙州刺史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五